

木棉

城市的荒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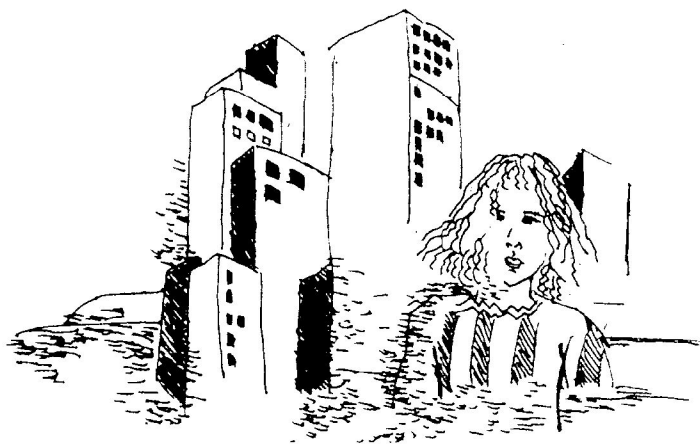
新绿丛书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城市的荒凉

木棉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的荒凉/曹雪彬著. -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02.9
(新绿丛书)

ISBN 7 - 227 - 02471 - 7

I. 城… II. 曹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7570 号

城市的荒凉

木 棉

责任编辑	王晓莺
封面设计	鲁海成
责任印制	来学军
出版发行	宁夏人民出版社
邮购电话	(0951)5044614
地 址	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
网 址	www.nx - cb.com
电子信箱	nrs@public.yc.nx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.75
插 页	2
字 数	210 千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227 - 02471 - 7/I·627
定 价	17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新绿丛书编委会

名誉主编 李东东 张贤亮

主 编 朱昌平

副 主 编 高 伟

编委会成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布鲁南 朱昌平 李秀琴 杨森林

郎万海 高 伟 高耀山 彭生选



新绿丛书



喧闹的人群终于散去，屋里忽然静了下来。相淑仪坐在绯红色的灯光里，竟有些说不出的惆怅和忧伤。她望着窗外。窗外的月亮清冷圆润，银色的光线从耸立的楼群缝隙中流水般泻进来，与屋中的灯光交融，使相淑仪在遥远的故事里想起晚唐的一阕词。不，好像要反驳谁似的，她轻轻地摇头，眼中漾开了向往的喜悦，这喜悦随着她的眼光在屋中漫游，散发出一种柔婉的温馨。

曾经盼望的日子终于如期来临。

真是个好日子。相淑仪想像着已经过去的白天，还有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。这使她的脸色艳丽异常，再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心跳就如一匹烈马，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肆意狂奔。

那无边无垠的风云在高天绿野中美丽如画，生生不息，繁衍着人世间不尽的烟火，像阿拉伯那古老的传说源远流长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“没，没想什么。”从想像中收回奔腾的思绪，看着眼前的人，相淑仪说：“据说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会预兆今后的日



子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怎么想起这个？”他亮亮的眼睛望她。她的心忽然就跳得像逃命的小鹿，想停也停不下来。

这样不行。相淑仪想站起来，却被一双手紧紧地束起来。该开始我们的日子了。他说。可是他怀中的人在这个时刻，却忽然想要逃开。

“我不会放你。不信就试试看。”他的眼睛低下来看她。“别打什么主意了，我的小新娘。”

啊，新娘。相淑仪深吸了一口气，眼望着她心中的爱人，品味着这个美妙无比的称呼，陶醉地迎着他湿润的嘴唇，慢慢软倒在铺展的床上。

在他们蛇一样地蠕动中，他把嘴唇拿开，喘了一口气，温柔地在她耳边说话。那听过千遍的话语仿佛永远也听不够，魔力般缠住了她的心魂。她就像被大人哼着小曲催眠的婴儿，竟在梦样的幻境中寻着他的轨迹，燃烧起来。

啊疼。她忽然叫了起来。然而这个叫声只在绯红色的卧房里冒了个泡泡，就立即被堵了回去。那压下来的唇和身子翻江倒海般搅着她的身体。

她再也叫不出声来，可是她知道她的身子正在爆出一种声音，她甚至听到那声音就像空谷回音般袅袅不绝，声声不息。

这样的声音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是不经意地来到她身边，成为她常常奇怪的一件事。她弄不懂在这样一个好日子，发生了那么多欢庆喜悦的、值得她终生回忆的事情，她却要刻意去想才能回味，而这种本来不可能听到的声音，却偏偏缠



绕和陪伴她在漫漫的旅途寂静地想,就好像这本来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

她不明白这种声音在这样的日子里预兆着什么。

阳光大酒店是一幢哥特式的建筑,红瓦黄垣,尖顶方门,门前有两个白色带有浮雕的圆柱,造型奇特华丽,成为这个北方城市惟一一与众不同的集餐饮、娱乐、住宿为一体的规模化经营、一条龙服务的大酒店。

他被告知大老板要见他。大老板是谁?这是他一直想知道的,可是真的要见面了,他又难免忐忑。大老板会怎样评价他的工作?会不会给他加薪?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?好不好处?——然而这个念头一升上来,就被他按下去了,不好处又怎样?上班是挣国家的工资,可还要看领导的脸色,但他现在根本不必看领导的脸色,而是别人看他的脸色行事,那么即使大老板对他不满意,他也会忍。毕竟大老板给他的薪水是他过去工资的七倍,更何况大老板也只是象征性地过来看看,他并不在这里驻守,那么他走了之后,在这里发号施令的,将仍然是他。那他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?

敲门之前,他又仔细地审视着自己,全身的装饰都是皮尔·卡丹系列,浅咖啡色的西服,淡色蓝花的真丝领带,上衣口袋微露一角的丝质方巾,栗色的皮鞋,甚至连大老板根本看不见的钱夹都是皮尔·卡丹。他又取出小镜小梳,把浓密的头发齐齐向后梳过,深吸了口气,才举手敲门。

然而站在大老板面前时,他不但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,而且无比震惊,深感命运的无常。他甚至想吼出来:这怎么可能?这怎么可能!



但这的确是事实。

残酷的现实啊……

现在他终于知道了大老板是谁。这个他从一开始就那么感兴趣的谜底就像自己的一幅画，前面精心地描绘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到最后临收笔的时候忽然就出现了败笔。然后这幅画就再也没有出手的机会，就像他现在的局面。

现在他站在那个女人豪华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真正总揽全局的大老板，竟然说不出一句话。他只觉目光所及的一切饰物都在朝他挤眉弄眼地冷笑。而那个坐在极大又冷峻的红木大班台后面身着暖色的女人，虽然在静静地与他说话，他却总觉得他听到了她心底那灿烂无比的笑声。

时光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从她的笑容里穿越岁月，回到从前。

从前她在一张矮小的茶几后面，整个身子都蜷缩在破败的沙发里，满眼的泪。就在满眼的泪中她苦苦求他，求他跟她结婚，她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只求能够跟他结婚。这是那个时候她惟一的苦求。

可是他弃之不顾。他冷静而绝然地回拒。“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然后他走出去，虽然也回过头看她，却最终还是扔下哭倒在地、苦苦哀求的女人。

然而现在这个女人坐着。他自己却从一走进这个门时就一直站着。

他觉得他的腿有些酸了，膝盖都有些发麻。他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笑得张牙舞爪，连同她那暖色的服饰都使他心里发冷。还有房里的空气，印着银色图案画的白色墙壁，连同书架上面那闪着金字的存书以及红色大班台上大理石的墨水盒、



小巧玲珑的月份牌。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向他提示着她现时的身份。他想掉头而去,就像当初那样义无反顾。可不知为什么,他还是留了下来。

留下来站在这个女人的面前。他那久已无痛的心和情感,竟像沉睡在严冬里的蛇,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苏醒过来,刺痛延展全身。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站在市场上的一头牲口,待价而估。

“屋里有很多沙发。”她说。

他没有坐。她现在竟然以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。时光确实像流水一样。而他,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气魄。

“我想吸烟。”

这句话说出来,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。他本来不是这样说话的,特别是在她面前,可是现在……没有了血性,没有了退路,没有了曾经的豪勇,甚至,也没有了家。处在这样的境地,又骤然面对眼前的女人,他早已自乱阵脚。

“想吸就吸吧。”

他慢慢地掏烟,然后在口袋里摸打火机。她可变多了,可再怎么变,也不该成为自己的大老板。他那么神气地在同事面前吞云吐雾,当大老板,千儿八百一顿饭,也不过小菜一碟,改天就请到聚仙楼坐坐。那气派就是自己说了算。可是现在他才明白,他也不过是在一个女人的手下混饭吃。

命运怎就如此苛刻,他想方设法离开了一个女人的领地,却又钻进另一个女人的罗网,难道今此一生,他就不能活出自己,而只能在女人的余阴下度日么?

他想像着同事们嘲弄的眼光和诡秘的笑容,忽然心灰意冷,觉得自己再怎么扑腾,也不过是命运手中的一粒棋子,想



干什么不想干什么,全不由他,而最不想干的,却又总是找上门来。他哪里有自己的?哪里有自己的啊?!

她看着他变幻的神色,也看着他的一举一动,可眼光落在他手上的时候,她觉得他的手在触摸过去。她忽然狠按了桌上的一个按钮,像要把泛起的往事一把按回去。

推门进来一位漂亮而且韵味十足的小姐。她声色未动,淡淡地说:“点烟。”

烟点着了。他一口都没有吸,就把它揉碎在手心里,等烟丝落地。他又摸出了一枝烟。那位满面微笑的玉人却挑战般“啪”的一响,又点着他手中的烟,并且含笑看着他的眼睛。

她的眼神告诉他,她会一直点下去。

宏天集团公司的员工一旦受命,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是完成任务,二是递上辞呈。这在被聘之后的短期培训中就讲得清清楚楚,并且严格有效地在整个公司执行。他在应聘之后的培训中听到这话虽然不以为然,但眼见得先行破例者毫不含糊地被炒鱿鱼,自然不敢以身试戒。以后的经营中虽然没有谁反复重申这项规定,但这项规定几乎被每个人印在心间。宏天公司的宗旨就是要激发每个员工的潜力促其积极进取,以独创的思维和工作效率完成企业目标树立整体形象。那时候他还想现今的一些国有企业虽然对制度和规定一再强调,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,完不成指标的大有人在,有令不止的现象人人习以为常,如此下去,破产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,倘若他们能有宏天这样严密的管理措施,又怎会不兴旺通达呢?

可是他再也没想到他的吸烟会成为员工的一项任务。他退却了,并不是为员工着想,而是此时此地,他还有什么资

格、什么能力与眼前的女人较劲？他把那枝并不想吸的烟吸了一口。

推门而进的小姐又轻轻关门而去。但她所带进来的那股压力却顽强地留在他心中。

“你——总裁叫我来，有事么？”他问。但是她不答。他等着，终于还是等不住。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他问。

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班台后的女人才说：“相隔十一年了，你真就无话可说么？”

说什么呢？他慢慢地想着，觉得有许多话想说，可是那些话都像流水一样，在一个闸口被堵塞，终于挤出一句：“你不该让她这样惨！你这样做等于整个毁了她。”

她看着他，笑了。明艳如阳光的笑容又把他拉回到过去。过去，这个女人不是哭就是笑，而且常常是眼泪未干又笑容满面，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。他就是因为这一点喜欢她，也是因为这一点，他又离开了她。

现在，她当然长大了。他们都长大了。

他什么都不想问。只是说：“你终于成为一个富人了。”

“你呢？”她问。

别后多少年，她终于问了他一句话。他却恨不得把这句话打回到她肚里。

可是他什么也没干。他就那样站着，他虽然恨得心疼，可他还想留在她的公司里，做那个权力并不大、但能配备手机的职位。

尊严在年轻的时候是血性和骨气，可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了生存向现实低头，尊严已经被他无数次地丢掉，那毕竟只是一张窗户纸啊，捅破了，还有什么遮掩的必要？



可是那个女人却好像听到了他心里说的话。她冷静而眩目地笑。她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走？”

“你还想在我这里干下去？”

“钱对于你来讲，就真的那么重要？”

她斜睨着眼看他。然后她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她站起来走到窗前。他看到她穿着丁香紫 V 型领的短袖衫，一件朱砂紫双绉长裙。没有任何首饰，只把一头黑密密的长发盘在脑后。这么多年了，她竟没有忘记他喜欢的颜色。

他紧闭的心扉颤了一下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又觉无话可说。

她看外面的天。外面的天高远辽阔。云淡淡地飘，风悄悄地走，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天。可是她感到沮丧。

她俯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，散漫而婉约。

“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她问。

“今天是你弃我而去的日子。”她说，“今天是九月初九。重阳节。十一年前的今天，流尽了我积蓄一生的泪。”她平淡而寂静。她看着窗外的世界，像在诉说一件远古以来就一直在流传的故事。她说：“我早已学会了只笑不哭。”

“我好像忘了哭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窗边的女人转过身，望着一直站着的那个男人，兴致嫣然地笑。然后说：“现在我笑的时候比较多。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他一直听着，直到这时，他才说了一句话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女人的眼光悲凉，可女人确实在笑。女人说：“你可以留下来继续干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



一切都好像变了样，不顺心的事越来越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相淑仪想起有关婚姻的一些话题，最常见的是城里的人想出来，城外的人想进去。看来真是这么回事，自己连蜜月都没过完，就对现有的生活诸多不满，真不知道那一辈子吵吵闹闹的夫妻都是怎么过的。

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单位还是老样子，上班，开玩笑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平平淡淡，偶尔还有人问自己要喜糖吃。家里也没什么变化，每个人都忙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聚在一起，全家人围着老式的桌子坐好，婆母就说，小相，盛饭。相淑仪就把炒好的土豆丝或者大白菜端上桌，然后一碗一碗地盛饭，盛够五碗，就拿了筷子端饭，有时候长云来端饭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总是自己做这些事。

本来这些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干就干了，相淑仪想都不去想。可是一个月都快过去了，每每吃饭的时候，婆母总要说几句，有时候是“小相，去把盐罐拿来”，有时候是“小相，去拿辣椒”，更多的时候是“小相，盛饭”，“小相，盛菜”。其实为了避免听到这样的话，她已尽可能地把每一件事都往好里做，以致连吃的饭菜到底是什么味儿都说不清楚，因为很多时候她总是看着家里人的饭碗和桌上的菜盘子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婆母总在说。

这虽然使相淑仪心里有些不快，但她仍然对自己说，要别人接受自己这需要一个过程，就像上学的时候，她从一中转学到四中，老师和同学不也“排外”了一些时候么？时间会改变一切，只要努力，这个家庭在心理上，总会接纳自己。

相淑仪确实在努力，下班的时间一到，立马放下手中的图样往家赶，即使那图样再有几分种就会完美无缺，她也不



在乎。到家之后，一洗手就会钻进厨房，切菜和面，直到大家吃完饭，又收拾桌子洗锅刷碗。好像这些事已经成为她生活的轴心，她总是围着它们转，可是一个月忙下来，她直觉地感到，婆母对她不满意。

“妈好像不高兴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晚上两个人的时候，相淑仪问吕长天。吕长天是韩素瑶的母亲介绍认识的，相淑仪叫她伯母，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，只是因为韩素瑶是自己的同学，见面时的称呼而已。伯母虽然有六个女儿，但对相淑仪极好，总是叹息自己没有儿子，否则说什么也要把相淑仪留在自己身边。听到这话的相淑仪，总是笑着看自己大学的同学韩素瑶，因为在学校的时候，她们俩人几乎形影不离，被同学们称为“好的出格了的一对”，以致直到毕业，也没有一个男同学能把她们俩人分开。而同班同级甚至比她们迟进校门的学子，也在学校明令禁止不准谈恋爱的校规下异性相吸，真真假假地成双成对。

那时韩素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肯定投错了胎，怎么就是女的呢？你看我哪儿像个女儿身？”

这话与韩伯母的叹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可说来也怪，那么多同学都在定向分配中哪里来哪里去，偏偏远在另一个省区的相淑仪竟然被分在了韩素瑶所在的城市，这使相淑仪感到莫名其妙，大哥在自己的县城已经按照她的意愿给她联系到文联，但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回不到生她养她的故土。

倒是韩素瑶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叫了起来，“早知道你还跟我在一起，那我何必陪那么多眼泪和相片。”

天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们从两个不同的城市走进大学，



仅仅是谈得来,用韩素瑶的话说就是投缘。“我们能够在这有限的一生一世,漫长的一生一世里,遵从我们内心的声音,结为知己,总是一件快事。”

的确,与韩素瑶在一起,她觉得快乐,而且舒展自如。她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,哪怕高兴,哪怕忧伤,都能彼此理解,有时候连一句话都不必说,但心中的那份默契,绝非常人能比。有时候她也像韩素瑶那样想,要是韩素瑶是个男的,那该多好。然而想像总是改变不了即成的事实。

但是因了这层关系,她常常去韩家。韩家现在已没多少人了,没有见过面的伯父英年早逝,四个姐姐都已出嫁,素瑶排五,还有一个小妹素丽,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。作为中学教师的伯母,也早就退休闲居家里,担负着教育儿童的职责——当然是她女儿的孩子。

天气好的时候韩伯母就带孩子去怡心园或者河滨区。怡心园是这个北方城市中的一个景点,河滨区是由许多家属楼围起来的一个小公园。韩伯母在河滨区认识了相淑仪现在的婆母之后,婆母就托她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。婆母的三儿子吕长青都已经结婚并且快有孩子了,但她的二儿子吕长天却仍然孑然一身。她怎么能够不着急?

韩伯母说,吕家有四个儿女,老大、老四是女儿,老二、老三是儿子,现在老大、老三嫁的嫁娶的娶,就剩老二和老四了,给你说的是老二,叫吕长天,在文化馆工作,小伙子不错,我见过,你也老大不小了,就先见个面,处不处在你。

这话当然是对韩素瑶说的。可是说这话的时候韩素瑶已经悄悄处了一个对象,虽然是个个体户,但是却有着研究生的学历,而且是同济大学毕业的,是个货真价实的高材生。素



瑶对他的评价是“人很挺拔，很有品味”，但是“他现在怀才不遇”。素瑶对相淑仪说：“就是那天我带来的那个，你见过，但不能叫我妈知道。”

素瑶说，暂时的保密还是必要的。毕竟八字还没一撇呢。

素瑶说我妈说了几天了，看样子我不见是不行了，只好拉你给我挡驾，不必当真。韩素瑶在下班的路上截住相淑仪，跟淑仪说这话的时候她忍不住地笑，颇像一个淘气的孩子。

两个人蹬着自行车，在如流的人行道上左闪右躲，游刃有余。

你就不能见他么？

不能。

为什么？

我怕玷污了心中的圣地。这块圣地只能留给一个人。

哎，你真了。相淑仪转眼看着她的好朋友，问，他真的那么好么？

韩素瑶叹了口气，说，真的。

相淑仪不由得说了声“祝贺你”。相淑仪为自己的朋友高兴，能够找到一个不同凡响的男子，并且心甘情愿为他恪守心中的圣地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。

快到韩家的时候，韩素瑶忽然转过头来，你要是看上了，就不要客气。

怎么会呢？

怎么会？

可是韩伯母的话音一落，韩素瑶还是大大咧咧地应道：“行啊，见个面。”一转头，说：“我和淑仪一起去。”



这一去，真应了韩素瑶的那句话，相淑仪与吕长天结为连理。

但是吕长天脱着衣服，毫不在意地说：“什么事也没有啊。”

“那怎么老绷着脸？是不是我哪点做错了？”相淑仪十分小心地问。

“别想那么多，我怎么没觉得？”吕长天拉开了被子，伸手关了灯，就往相淑仪的身上爬。相淑仪有些着恼，怎么一结婚就成了这个样子？连句整话都说不上。

相淑仪往旁边推着吕长天。也许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谁知道呢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想。”

“好好的，怎么就不想？”吕长天看着身子下面的相淑仪。但相淑仪一句话也不说，吕长天就道：“那你也该为我想。我要。”

静默了几秒钟，相淑仪说：“等会儿吧。”

吕长天翻身下去，颇为恼火地说：“你故意这样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看看外屋。”

一帘之隔的外屋，小姑长云正在桌前纳闷。

“我不大习惯这样。”相淑仪低声说。

谁会习惯这样呢？刚结婚那几天，长云在另一屋与父母同挤一床，睡了几天，但那毕竟不是久远之计。两室一厅的屋子就这么大，于是厅中支起了一张小床，长云被分配到厅中安歇，她很不高兴地发了几天牢骚，有时还摔这扔那，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。然而这屋子的设计是一客套两厅，都没有